

中国

童话



童话全集

大师
系列

洪汛涛 著 |

狼毫笔的来历



中国童话大师系列 · 洪汛涛童话全集



狼毫笔的来历



■ 洪汛涛 著

■ 周基亭 主编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毫笔的来历/洪汛涛著;周基亭主编. —福州: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5

(中国童话大师系列·洪汛涛童话全集)

ISBN 978-7-5395-3340-7

I. 狼… II. ①洪…②周… III. 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8579 号

狼毫笔的来历

——中国童话大师系列·洪汛涛童话全集

作者: 洪汛涛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 //www. fjcp. com e-mail: fcph@fjcp. 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福州市金山埔上工业区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本: 700×920 毫米 1/16

字数: 290 千字

印张: 24 插页: 2

印数: 1—5100

版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3340-7

定价: 19.8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狼毫笔的来历/1	1983 狼毫笔
天鸟的孩子们/21	1982 雨 雨 雨
鸟语花香/45	1981 来 来 来
夹竹桃/96	1980 来 来 来
斑鸠回家/112	1979 来 来 来
破缸记/145	1978 来 来 来
半半的半个童话/169	1977 来 来 来
白头翁办报/187	1976 来 来 来
棕猪比比/195	1975 来 来 来
苍蝇的诀窍/208	1974 来 来 来
小芝麻奇历记/218	1973 来 来 来
向左左左转先生/227	1972 来 来 来
小信天翁的梦/236	1971 来 来 来
奇怪的医生/248	1970 来 来 来
三个运动员/260	1969 来 来 来
小鼯鼠第一次出去学本事/269	1968 来 来 来
乌牛英雄/282	1967 来 来 来

涂呀涂/297

花圈雨/305

慢慢来/316

请你原谅他/325

“亡羊补牢”的故事/332

游历家/339

小蓬草的存在/351

树大王/362

勇于开拓的先行者/372

编后记/375

狼毫笔的来历

那是一个辽阔的山区。

山连着山，绵亘不断。山上林木阴森，山谷里流着潺潺的小溪涧。有山，有林，有水，这里栖息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动物。

在这群山包围之中，也有着大大小小相间的平原。平原上，泥土肥沃，空气湿润，慢慢就有人来这里开荒种田。

几十年过去，几百年过去，逐渐，逐渐，这里已聚居起许多人家，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。

我现在不去叙说村落里这一家那一户家道的兴衰，也不去探究居住在这里这一个人那一个人命运的乖舛。我现在要介绍的，是发生在这山区，村落周围，一个鸟兽们的故事。

这一片山间的平原上，由于人们的勤劳，开辟出了许多农田。农田里，一年四季长着丰腴的庄稼。这样，也招来了许多咬庄稼、吃粮食的动物。在这些动物中，最庞大的家族，就要算鼠类了。什么田鼠、黑鼠、沟鼠、仓鼠、土拨鼠、沙鼠、鼯鼠、黄鼠、姬鼠、巢鼠……分宗旁支，几乎已无法考证它们相互间的关系。它们在土丘上，在树林中，在石堆里，在溪涧边，挖洞筑巢，繁衍开来。有的鼠类，比如黑鼠们，索性把家搬进了村落，住在人的屋子里。

每年的春天，庄稼刚刚从泥土里冒出来，绿油油的，鼠类就一哄而上，咬鲜嫩的芯子吃。秋天来到，庄稼结起了粮食穗子，黄灿灿的，鼠类又一哄而上，把穗子搬运到自己的洞穴中去。住在人们



屋子里的鼠类，则更加方便了，饿了就一头钻进囤里、仓里去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吃起来，吃高兴了，还在囤里、仓里随意拉屎撒尿。

人们恨透了这些噬咬庄稼、糟蹋粮食的鼠类，也用夹子捕。它们外边好吃的东西多得很，何必要爬到夹子上去吃那发馊的小面团？夹子成年累月放着，铁条锈了，木头烂了，也没夹着一只什么鼠。

养猫吧！猫，人们养了一大群。开始三天，猫们还守守夜，赶赶鼠；可是三天一过，猫们白天吃得饱饱的，躺在阴凉处打打盹，夜里不是和相好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，就是因为争风吃醋打群架；谁也没心思去帮助人们干捕鼠的苦差事。

人自己去抓它们？嘿，人哪有它们那样的机敏，东一窜，西一钻，人连转身都来不及，它们早已躲得无影无踪了。何况，人是白天行动，夜里睡觉的；而它们却是深更半夜才出来。人不能不睡觉。

因为人们连住在自己屋子里的鼠类都赶不走，抓不住，他们更无法去惩治住在山上、林中、石下、水边的那些鼠类了。

所以，这里的鼠运十分昌盛，子子孙孙，孙孙子子，真是到了恶性大发展的地步。

可是，这一天，山林里的鼠类恐慌起来了。可怕的消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……所有的鼠类都陷入了惊骇里。

因为这山林里，从远方来了一只动物。这动物，比鼠类不见得大多少，长尾巴，短四肢，黄褐色的毛，模样儿也跟鼠类很相像。可它吃起鼠类来，厉害极了。

那晚上，月牙儿正升上东山，田里面黑影憧憧，许许多多鼠类，正在忙碌地把长出来的粮食，往自己洞穴里搬。它们觉得这么多的粮食，得到太方便了，乱咬乱踩，粮食散了一地。

这动物来到田头，一只大土拨鼠见了它，叫了一声：“喂，朋友，要粮食吗？今年大丰收，有的是，你也来搬些回去吧！”说着，

抓了一大把，撒到它脸上去。

这动物开口了，说：“这粮食是人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你们这样可以吗？”

大土拨鼠一看，这明明是个鼠类，怎么竟然站到人一边去讲话呢？它骂道：“是个白痴，傻头蠢脑的。”

这动物没有做声，还是静静地看着。

大土拨鼠随意在田里咬着庄稼，还在嘲笑着说：“大家看哪！不知人给了它多大好处，竟舔起人的屁股来了！”

这动物，心里冒火，不动声色，猛地扑过去，将那只敢于顶撞它的大土拨鼠，一把抓住，撕成碎片，几口就吞了下去。

这一来，所有的鼠类都吓坏了。要知道，鼠胆是动物中最小的。人们常说，胆小如鼠嘛。眼看大土拨鼠被吃掉，鼠类都十分害怕，一下就逃散了。

其中，也有一些胆子特别小，经这一吓，胆被吓破，就瘫倒在路上，一动也不动弹，直挺挺死啦！

这动物赶了一阵，抓住好几只，一口一只吃了。

鼠类逃回洞穴里，就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六神无主。它们不知这是什么动物，连着三天，没敢出洞穴一步。

过了三天，鼠们偷偷来到一个大土洞里聚会。鼠类的头目沟鼠，跑到村落里去找黑鼠了。大家一见面，哭哭啼啼的，乱成一团。这个报告说，谁谁谁给这动物吃掉了；那个报告说，谁谁谁给这动物吃掉了……

那只平时偷粮食最为精明能干的田鼠，它那小眼睛竟然变得十分迟钝，有气无力地叹息说：“人要消灭我们，消灭不了。这动物一来，我们面临绝种灭族的危险，怎么办啊？”

那只有两列白齿，啃啮粮食能力特强的仓鼠，此刻下巴发抖，

牙齿打战，号叫起来：“它难道是鼠类吗？如果是鼠类，鼠类出叛徒了，可该遭殃啦！祖宗保佑，大难不要临到自己头上来才好呢！”

那只身躯结实，一向好胜的鼯鼠，似乎还有一点勇气，挥着粗壮的前肢，激昂地说：“咱们鼠多，怕它怎的？给它下份战书，来一次决战，不信咱们咬不死它！”

那只低垂着短尾巴的姬鼠，急忙摇头，说：“千万不能，那太冒险了。我们鼠类，我看没一个是它的对手！”

那只瘦骨嶙峋的巢鼠，本来声音就不大，现在它说话比蚊子叫还轻。它说：“要是一打输，咱们鼠类的身家性命，一切都完蛋了，不能这样干！……”

大家正在一筹莫展，十分焦虑的时候，那只沟鼠赶回来了。沟鼠虽然住在山地里，却常常到村落里去跑跑。它觉得自己虽然是个鼠类的头目，但地居僻壤，孤陋寡闻，而黑鼠住在村落里，穿门入户，见多识广。特别有一只黑鼠，住在一个老秀才家，这老秀才学问很好，那黑鼠不但耳濡目染，听得多，见得多，还常常在书架上书堆里啃啃各种书本，也得到一些学问。所以沟鼠一遇难事，就去请教黑鼠。沟鼠认为先要把情况摸清楚，才能想对策。如果连这究竟是只什么动物都不知道，怎样对付它呢？此刻，沟鼠从黑鼠那里打听消息回来。它告诉大家说：“黑鼠查过书了。黑鼠说，书上写着，这种动物，叫鼬！”

大家一听，一阵乱哄哄的议论。沙鼠有点乐观起来，说：“鼬，它也是鼠类吧！我看它是被人们收买了，一时蒙昏了头脑，伤害起同类兄弟来。我看，派谁去认认亲，让它照顾点自己的兄弟们……”

沟鼠打断沙鼠的话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们想错了。书上说，它不是我们鼠类。还说，这种鼬，最能吃鼠，所以还有个名字叫黄鼠狼。它呀，是我们鼠类的狼啊！”

一只老年黄鼠一听，几乎昏厥过去，说：“它就是黄鼠狼！哎，我听说过，它是专吃我们鼠类的狼！太可怕了！天哪！这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该怎么办呢？”鼠类都急得叫起来，可是谁也拿不出办法。

巢鼠苦苦向沟鼠央求说：“就请你去跟黄鼠狼谈判一次，请它离开这里，要不，请它千万不要伤害我们。”

沟鼠虽然心里害怕，但觉得已经到了鼠类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，没法推却，于是准备了一份很丰盛的礼物，去找黄鼠狼谈判了。

沟鼠找到了黄鼠狼，把带去的一大串死鸟，一大箩昆虫，送给黄鼠狼，说：“咱们讲和吧！要是你能离开这里，我们将送许许多多东西给你，你尽管开口好啦，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。要是你一定要住在这里，就请你不要出洞去，我们每天把你爱吃的美味食物送来，包你吃得非常满意，好吗？”

黄鼠狼回答说：“我不离开这里，也不要你们送食物来，只希望你们不要到田里去偷盗、糟蹋粮食。”

沟鼠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我请求你，这是我们鼠类和人类的事，与你没有关系，你别管了好吗？我想，我们鼠类是讲信义的，人类给你什么好处，我们鼠类一定给你比人类给你多十倍的好处，可以了吗？”

黄鼠狼说：“人类并没有给我什么好处。我觉得，人是世界上最聪明、贡献最大的动物，世界上不能没有人。你们鼠类，长年累月，偷盗、糟蹋人们辛勤种出来的庄稼、粮食，人恨你们，要消灭你们。我能帮助人，帮助人消灭你们，我以为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没有收过人们的東西。你们的礼物我更不要，你带回去吧！”

沟鼠说，不服黄鼠狼，丢下礼物，就跑回来了。

黄鼠狼不肯和鼠类讲和，也不收鼠类的礼物，沟鼠把这些坏消

息带回来。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那只鼯鼠，竭力主张决战，有一些鼠跟着跃跃欲试，沟鼠也想看看自己鼠类的实力。这样，很快就爆发了一场鼠类和黄鼠狼的大战。

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年轻力壮的鼠们出动了，大约有千把只吧！它们埋伏在黄鼠狼一定要经过的道路的两侧。它们成千双滚圆的眼睛，向路的远处窥探着。它们竖起成千双耳朵，窃听着路上的动静。它们的武器，是尖利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。它们等黄鼠狼一出现，就一齐扑上去，咬的咬，抓的抓，要在几秒钟内置黄鼠狼于死地。

黄鼠狼来了。黄鼠狼和鼠类一样，有一双夜明眼，在黑暗里看得见前面的东西，耳朵的灵敏度也非常高，听得见很远的地方的声音。

鼠类看见黄鼠狼过来了。黄鼠狼看见道路两侧的鼠类们。

鼠类听见黄鼠狼的脚步声。黄鼠狼听见鼠类的呼气声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鼠类像一股龙卷风似的从四面八方扑过去，立即把黄鼠狼包围起来。

黄鼠狼动作敏捷，像闪电一般，窜出包围圈，跳到一块大岩石上。

鼠类们自己跟自己扭在一起了，还不知道黄鼠狼是不是在里面，外面的往里面挤，里面的往外面轧，乱了套啦！

黄鼠狼居高临下，抓一个，咬一个，抓一个，咬一个。一霎间，它咬死了许多。

鼠类伤亡惨重，带头的沟鼠看败局已定，无法再跟黄鼠狼相抗衡，便下令撤退。

黄鼠狼不肯放过这送上来的大好机会。它追着、抓着、咬着……这一场大战下来，鼠类死伤无数，尸体遍地。

山林里一些观战的动物，有的大声叫好，说：“这些为非作歹、危害人类的坏东西，是该好好惩罚惩罚。”称赞黄鼠狼：“做得对，干得好。”

也有一些帮鼠类说话的观战者，骂黄鼠狼：“欺侮小动物，讨人类的好。”

黄鼠狼不顾别的动物的贬褒毁誉。它觉得它帮助人类做点应该做的事，心里坦荡，谁的话都当成耳边风，刮过去就算，毫不计较。

鼠类斗不过黄鼠狼，恨死了黄鼠狼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它们都感到大难就要临头，死亡的厄运不知什么时候就要降临到自己的身上。它们想，这是劫数吗？怎么无法抗拒呢？它们责问老天爷：既然生了它们鼠类，为什么又要生一种黄鼠狼呢？

它们都伤心绝望地躲在洞里哭。

哭，当然没有用；鼠，一只一只被黄鼠狼叼走、捕杀。

鼠，死的死了，没有死的也不敢随便出来活动了。

这山区里，今年春天，庄稼长势好极了；今年秋天，粮食大丰收。

人们认为这应该归功于猫们，是猫们把这些鼠类制服了。猫也说，它们为制服鼠类，作出了很大的努力，由于它们的努力，才使鼠类收敛一些，有的鼠已经搬出了山区，远走它乡了。其实，猫们除了在屋顶上散散步，最多爬上村口的大杨树，观赏观赏远方的风景，村落外边，它们是从来不去的。

自然，也有人想到，树林里有一种鸟，叫猫头鹰。它的脸像猫，所以鼠类害怕它。也许是它在帮助人们捕杀村外田里的鼠类呢！

人们感谢猫，也感谢猫头鹰。人们把猫称之为“家畜”，把猫头鹰称之为“益鸟”；并且，把它们记载在书本里，让它们的子孙万代，永袭这光荣的称号。

就在人们庆祝丰收，猫们窃据功绩，鼠们悲观绝望的时刻，那只沟鼠在村落的一个地穴里，和黑鼠们商议了一个多星期，很详细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，作出了很周密的计划，回到了山林里。

它们改变了策略，不再抛头露面，笨拙地和黄鼠狼对着顶斗了，它们采取了错综迂回的新攻势。

本来消极等着死亡走近的鼠们，开始有了新的希望。

没过几天，山林里传开了一条新闻，说新来的黄鼠狼，准备登基做大王了。

这使得那只自命不凡，骄横不可一世的狼，一跳三尺高。

它找到了黄鼠狼，说：“什么，你这小不点儿，也配叫狼？而且，你还想做大王，你眼里有我吗？我，才是真正的狼，才配叫狼。好吧！你跟我来比比本事，看谁的本事大！要是我输了，你可以吃掉我。要是你输了，我就要吃掉你。”

黄鼠狼率直地跟狼说：“我只想为人类灭除损害庄稼、糟蹋粮食的鼠类。我是尊敬人类，尊重人类劳动，才这样做的。因为我惩罚了鼠类，所以把我叫做黄鼠狼。我是鼠的狼，和你之所以被称作狼，含意不一样。我只想默默地做点工作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里做什么大王，所以，我也不想跟你比本事。就是这样。”

狼听了黄鼠狼的这番话，虽然狼是不讲理的，但觉得它说得还实在，既然它只是鼠的狼，并不想做大王，又何必一定要跟它比本事呢！它气消了，顾自走开了。

这一波刚平，另一波又起。

猫头鹰又气急败坏地来责问黄鼠狼：“这里捕灭鼠类的工作，是人委托我的。人的书里也记载着。你来插一脚干什么呢？就是插一脚，我也可以原谅你。但是你抢着要把这里的鼠类都捕灭光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你想过没有，这一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？是我的失业，

一家的饥饿。好吧，我跟你比比本事，要是我输了，我离开这山林；要是你输了，你给我滚出这山林，往后别再到这里来。我和你势不两立！”

黄鼠狼听了猫头鹰来势汹汹的责问，知道这是它误解了，仍是心平气和地跟它说道：“好朋友，你替人捕鼠，我也替人捕鼠，咱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，也挺难得，应该紧密地联合起来才对。这里，不是鼠类太少，而是鼠类太多，要消灭这里的鼠类，这工作够我们做的了，当然我们也做不完。再说，要是做完了，那该多好！我们又一起到别处去为人捕鼠。”

猫头鹰还是气呼呼地说：“别磨嘴嚼舌了，咱们比本事吧！”

黄鼠狼见猫头鹰一定要比，就说：“自然你的本事很大。你会飞，眼睛大，看得清楚，鼠类的行迹瞒不过你，你的动作又机敏，只要你一发现，它们就逃不了。只是，我和你不同，我会钻洞，鼠类的洞穴我进得去，它的洞穴再深，我也可以从洞里把它抓出来。要是我们相互配合，你在天上，我在地下，那我们的工作效率将更高。你说是吗？”

猫头鹰听不进去，坚持要比本事。

这时候，远处有两只田鼠，衔着稻穗，偷偷从草丛里窜过。

猫头鹰站得高，先看见，起势快，猛扑过去，抓到了一只，而黄鼠狼慢了一步，没有抓着。

另一只田鼠吓坏了，忙丢掉稻穗，钻进旁边的一个土洞。猫头鹰守在洞口等着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黄鼠狼将身体贴伏在地上，像蛇游般钻进洞去，把那只田鼠叼了出来。

比赛结果是一比一，谁也没赢谁。猫头鹰见胜不过黄鼠狼，也没办法，显露出有几分羞愧，心底里总想，自己是人们委托的正路子，黄鼠狼是自作聪明的野路子，怎能和它平起平坐。它快快地离

开了。

鼠类的新攻势，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。这段时间里，鼠类仍是天天在失踪、死亡。当然，那都是被黄鼠狼抓的、吃的。

沟鼠再去跟村落里的黑鼠们商议了。它们又讨论了一个多星期，定下了一条新计策。这是最后的计策，鼠类的存亡在此一战。

一天，同住在这山林里的山猫和灵猫，一起去找黄鼠狼了。它们一吹一唱地说：“朋友，你孜孜不倦地为人类捕鼠，功劳大得很，我们十分敬佩你。不过，听说猫头鹰对你在这里工作，很不高兴，是不是？”

黄鼠狼点头说：“是这样。”

山猫和灵猫又说：“听说，近来，村落里鼠患很严重，因为这里有你追捕得紧，鼠类已纷纷逃到村落里去住了。村落里，粮食被偷了，衣服被咬了，人们苦死了。”

黄鼠狼说：“村落里人们不是养着猫吗？”

山猫说：“猫是有，可不多，现在给你一来，大批鼠类迁居到村落去，它们哪里忙得过来呢！它们还怪你，说这是由于你造成的。以后还得请你去帮助解决才行呢！”

黄鼠狼听说村落里鼠患这么严重，人们苦死了，觉得这和自己的确很有关系，自己想得不够周密，要不是山猫和灵猫提醒，还一点不知道呢！它想，它应该到村落里去，但继续一想又有顾虑，说：“那，村落里的猫，会和猫头鹰一样不欢迎我吗？”

灵猫嘻嘻一笑，说：“村落里的猫，哪会像猫头鹰那般没见识呢！你去帮助它们工作，它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！再说，我们山猫、灵猫，和村落里的猫，都叫猫，原来是一家，如若它们对你有什么失礼的地方，我们这两个本家也要说句公道话，它们可不能不听呀！”

山猫又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你去帮助它们工作，它们一定会向人类反映你的劳苦功高，人类一定会感谢你，一定会把你写进书本里，这样……”

黄鼠狼不好意思地打断它的话，说：“那倒不必要。我只想，我敬重人类，应为人类做点什么。这种事何必让人知道，要人感谢呢！”

山猫和灵猫说：“你的不为名不图利的精神，太高尚了，我们钦佩之至。好吧！就在今天半夜，我们陪你到村落里去，猫在等着你，我们一起来个突击大行动吧！”

黄鼠狼很愿意，说：“好。”

山猫和灵猫也很高兴，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半夜，月明星稀，大地一片寂静，除了一些小昆虫在吱吱唧唧地叫，其他什么响声都没有。

山猫和灵猫陪着黄鼠狼，踏着月光，悄悄穿过田野，来到村落的口子上。

忽然，山猫惊讶地叫起来：“这地上一摊一摊的，是什么啊？”

灵猫走过去闻闻，说：“这是血，是什么血？”

它们问黄鼠狼：“你说得出来吗？”

黄鼠狼过去用鼻子嗅嗅，嗅不出，就用嘴舔了舔，也尝不出什么味道来，说：“谁知道哩？咱们快走吧！”

山猫和灵猫不再吱声，领黄鼠狼来到一户人家的后院。山猫指指院子里的一间小木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昨天我看见有许多鼠，钻进这木屋去。我们守在外面，你去看看，那些鼠是不是还躲在里面？”

黄鼠狼侧耳一听，小木屋里果然有窸窸窣窣的响声，便利索地用嘴把木门推开，把头伸进去。

只听小木屋里一阵惊慌的叫骂声：“咯咯咯，有坏东西！咯咯